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四十三回 獻國璽蕭後伏誅 囚五龍秦王奏凱

詩： 幽憂獨臥秋夜長，起看階下月如霜。

薊門桑葉落無數，洞庭去雁伊成行。
貴游珠履竟長陌，美人瑤瑟滿高唐。
此時但愁天欲曙，此地惟知曲未央。
合歡樹上烏欲棲，空房織錦竇家妻。
遙遙夜夜誰能奈，三三五五並相攜。
鏡花對影慚雙笑，燭淚分行伴獨啼。
莫道回文能妙絕，陽台雲雨隔安西。
興道里前楊柳新，蕭娘攀望獨傷神。
憐儂正好留儂住，若個他遭個春。
紅頰忍拋妝罷淚，翠娥常帶睡餘顰。
龍舟風起花如雷，三月揚州夢裡身。
碧草庭中望明月，纖阿西去無停軒。
誰家歌吹哀以思，妾人身世賤而浮。
玉露襲衣衣帶緩，金波滴酒灑心柔。
從來樊鄴多滯客，空遣妖姬哭盪舟。
樂府歌來多感慨，唐詞談處識興衰。

話說建德二宮蕭妃，私逃在路，與宮官劉君節商議：「我欲去修行，身邊見存玉璽，乃帝王傳國之寶，豈可輕與他人？你我如今不管行到哪一邦，就獻玉璽，歸順一國，以完終身之事！」劉君節說：「娘娘見得極是！」巧不巧？卻往河南經過，正遇唐營總管安貴興巡哨過來，問說：「你兩個是什麼人？哪裡去的？」劉君節答應：「吾主母是漳南夏王二宮蕭妃，因有玉璽，特來投獻！」安貴興說：「且在營門伺候，待我奏知殿下！」安貴興即忙進宮啟奏。秦王說：「著他進來！」蕭妃行進中軍帳，朝賀秦王。秦王問說：「既是建德之妃，緣何私出於外？」蕭妃奏說：「因夏王被擒，正宮立意修行去了，國家無主，所存金鑲玉璽，乃歷代帝王傳國之寶，恐遺失他人，以此遠來進貢殿下！」呈上玉璽，近侍接上龍案。秦王舉目觀看，上刻八字：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秦王說：「合是父皇用的玉寶！」吩咐賜蕭妃茶飯，一面就差唐儉帶領半千軍士，護送蕭妃上長安，「將玉璽並珍珠瑞應旗，進與父皇，白鶴俊馬送與東府殿下！」唐儉領了旨，辭了秦王出營，同蕭妃徑上長安。

行路正逢春月景，萬紅千紫鬥精神。

桃紅似把胭脂點，李白誰將玉粉勻。

山列翠屏青入障，草鋪郊野碧成茵。

雙雙粉蝶穿花徑，對對黃鶯擲柳陰。

風和日麗行人樂，早至三州六水門。唐儉進了長安城，金亨館驛歇下。次日，唐高祖駕設早朝，班部中閃過李淳風，當駕啟奏：「萬歲！今日有傳國之寶進朝，可擺香案迎接！」高祖准奏，一面吩咐當駕準備香案。只見黃門官來奏：「西府殿下差唐儉護送夏國蕭妃回朝等旨！」高祖微微而笑，對李淳風說：「你今日失占了陰陽！說有傳國之寶，原來是一女流！」李淳風又奏：「非止女人，還有傳國之寶！」高祖俱宣入朝。唐儉同蕭妃捧了玉璽，直至金殿。唐儉奏說：「漳南寶建德起兵助鄭，二殿下在虎牢關已破建德六十餘萬人馬，生擒建德，待拿了王世充，一同鎖解回京。有建德二宮蕭妃，進貢傳國玉璽，秦府殿下差臣押解回京！」侍臣接上，高祖觀看玉璽上，篆著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八字。高祖看罷，大喜：「果然是奇瑞異寶，難逢難遇！」問房玄齡：「玉璽四面不鑲，怎麼只鑲一角？必有原故！」房玄齡奏說：「當初原不用金鑲，四面俱是完全的。因漢朝王莽篡位，酒醉了平帝，其璽乃孝元太后執掌。王莽問太后取璽，太后不忍與王莽，將璽撇在假山石上，擊損了一角，王莽使金鑲完，所以名為金鑲玉璽。」高祖觀看蕭妃，果有傾國之容！

朱唇皓齒，霧鬢雲環。玉為肌骨雪為膚，柳作娥眉花作貌。翠翹金鳳，層層珍寶墜朱櫻；霞袂龍綃，楚楚宮衣垂玉佩。鳳頭鞋，半彎新月；凌波襪，一抹輕雲。腰肢婀娜，渾如弱柳曉迎風；體態輕盈，卻似海棠朝帶露。行兩行雲原著意，傾國傾城自有情。高祖又問房玄齡：「朕正宮沒人掌印，就著蕭妃掌印如何？」房玄齡奏說：「昔日隋帝無道，弑兄占了蕭妃，回到揚州看瓊花。煬帝被宇文化及所殺，又順了宇文化及。後來竇建德取揚州，宇文化及敗亡，又順了竇建德。如今建德國亡，又來獻璽，意圖苟全。我主是明聖之君，蕭妃乃失節之婦，罪犯彌天，安可輕托重任？」高祖說：「既是罪犯之婦，怎麼發遣？」房玄齡奏說：「賞她一餐酒飯，送刑部官，賜白練一條，著她自盡！」高祖准奏，著錦衣武士，帶蕭妃出朝不題。唐儉說：「還有珍珠瑞應旗一面，進與萬歲；銀鶴俊馬一匹，送與東府殿下！」高祖吩咐宮官：「將玉璽送到分宮樓，與公主掌管；珍珠旗上庫；著金牌官校，將俊馬送到東府英王處。」一面就令唐儉齎彩緞羊酒，下河南犒賞眾將。唐儉領了旨意，辭駕出朝，離了長安城徑下河南。

唐儉辭朝出鳳城，一行人馬上邊廷。

才離古道和微道，行過長亭又短亭。

暮去朝來如逝水，寒催暑退似梭奔。

迢迢那計行程日，早至河南大勢營。

唐儉來至營門下馬，進入中軍，參見秦王。秦王問唐儉：「你押解蕭妃回朝，怎生發落？」唐儉說：「玉璽並珍珠旗進與萬歲，俊馬送與東府殿下。萬歲欲留蕭妃昭陽掌印，房玄齡諫止，賜她一餐酒飯，發刑部著她自盡而亡。」秦王說：「這等處置，方是君正臣賢！」唐儉說：「朝廷賜彩緞羊酒，犒賞將士。」秦王將彩緞頒賜功臣，著御廚司設宴，犒賞將士不題。且說河南借了毗陵上樑王沈法興一支人馬，已到河南界口安營。其日上樑王坐下中軍帳，聚集將佐。梁王說：「遠來破敵，兵不可緩。今日誰領兵出戰？」先鋒劉霸之妻馬氏近前說：「主公！臣妾出兵！」梁王吩咐：「小心用意，不可輕敵！」馬氏說：「知道了！」全妝披掛。怎見得？

蜀錦高盤雲鬢，繡袍罩體猩紅。生來不喜唾窗絨，偏愛兵韜武勇。束帶奇珍燦爛，甲鋪銀葉玲瓏。鳳頭靴誇紫駟驄，端的丰標壓眾！

領三千人馬出營，排開陣勢，擂鼓鳴鑼搦戰。唐營剛才宴罷，哨馬來報：「有新來助鄭毗陵人馬罵陣！」秦王問：「誰領兵迎敵？」程咬金說：「臣領兵出陣！」李靖說：「還著秦將軍督陣，以防不虞！」叔寶與咬金頂盔貫甲，跨馬擎槍執斧，領一支人馬，趨出唐營。咬金舉動宣花斧，擁奔陣前，喝一聲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劉霸妻道：「吾乃梁王駕下前部將馬氏！唐將通名！」咬金說：「女流之輩，誰與通名！」兩下裡蹬開戰馬，戰不數合，咬金帶酒半酣，看馬氏，如梨花朝帶雨，柳葉晚含煙。平欺女將，意欲生擒，不著意把斧架隔遮擋。馬氏說：「這賊戲侮妾身。」連忙使一個拖刀計，兜轉馬就走，咬金不捨，一騎馬後追。馬氏回頭瞧見咬金看看近來，撒下手中刀，取出紅綿套索，望空撒去，徑奔咬金。唐陣上叔寶早已瞧見，取弓拔箭在手，飛馬趕上，一箭射

去，正中馬氏，兩腳蹬空，倒下馬來。把人馬混殺一陣，收兵回營。叔寶把出軍之事啟復秦王，秦王大喜，書記叔寶功勞。

再說毗陵敗逃軍士，回營飛報上樑王。樑王傳令：「各營人馬小心巡警，防備敵兵劫寨，明日親統大兵交戰！」話說之間，天色已晚。落霞與孤鶩齊飛，新月將昏鍾並起。一宵散話不題。次日早晨，上樑王升帳，聚集將佐，調遣出兵。著劉霸領一支兵為先鋒，宋道生、張祐領一支兵為左隊，鄭秀、董景珍領一支兵為右隊，上樑王親統大兵在中軍督陣，著褚敬領一支殿後。分撥已定，樑王與眾將各各全妝披掛，手執兵器，上馬出營。看那樑王怎生打扮？

頭戴金盔耀日，身穿鎧甲含星。淡黃袍稱茜紅纓，玉帶盤螭束整。肩上槍橫殺氣，腰間劍掛威靈。烏靴抹線錦襪裙，跨下龍駒馳騁。

三聲汛炮，門旗開處，劉霸當先出馬搦戰。唐營軍校報入中軍。秦王問：「誰領兵擒賊！」尉遲應說：「臣願領兵！」一面敬德披掛上馬，一面茂功又令秦叔寶、程咬金、屈突通、袁道泰、於筠五將，出營接應。敬德與劉霸正待相持，秦叔寶瞧見對陣上樑王親自督陣，一騎馬飛出，徑取樑王。沈法興挺槍來迎，二人大戰二十餘合。叔寶生擒沈法興，敬德鞭打劉霸，咬金斧劈宋道生，屈突通槍刺鄭秀，袁道泰刀砍董景珍，於筠箭射張祐，褚敬被亂軍殺死。軍馬死者，塞滿郊原，降者約有萬餘。一壁廂羅成、殷開山燒燬樑王糧草。眾將得勝，收軍回營，見了秦王，各逞功勞。叔寶生擒法興在帳下，秦王說：「你這賊！有多少人馬，擅自助鄭！」吩咐刀斧手，把沈法興鎖下囚車，繞河南城扛一轉，曉諭王世充知道。眾軍士扛著囚車，繞河南城高聲邀喝：「王世充！你借毗陵沈法興的人馬，被我唐朝殺得盡絕，生擒沈法興在此，待捉你這賊，洗蕩城池，一同受死！」叫罷，仍復押解回營不題。

且說東鄭王臨朝，聚下文武，並楚湘二王。二王乃是朱燦、高談聖。東鄭王與文武商議軍務，駙馬單雄信奏說：「主公！借漳南、毗陵兩郡人馬，盡被唐兵殺敗，夏、梁二王，已被擒捉，見今鎖在囚車，繞城邀喝示眾。主公再要借軍，也沒處借了。以臣愚見，不若棄了河南城，去投江陵蕭銑，再圖恢復江山。」文武中也有勸投別邦去的，也有勸投降唐朝的，紛紛不一。王世充說：「吾所望者，夏、梁二王人馬。今二王又被擒捉，天意絕吾生路！總投別邦，稱霸之事，不能再成。目下邦窮勢削，內無糧草，外絕救應，危亡只在旦夕，生民被難，吾何獨免？不若明早降了唐罷！」話說之間，天色已晚。只見：昏鍾隔水鳴，畫角動邊城。沙中漁父初問棹，萬里瑤天月正明。到得次日早晨，世充穿了縞衣素服，同太子、駙馬、楚湘二王，群臣一千餘人，並持戶口地裡文冊，詣秦王軍門投降。秦王傳令，著殷開山、高士廉、屈突通、馬三保領一萬人馬，押解諸王、太子、文武回朝，請旨定奪。其餘軍士人等，分撥程咬金部下收管。秦王帶領戰將雄兵，進洛陽城，點視倉庫，掛榜安民，扯起大唐旗號。秦王親看隋朝宮室，嗟歎數聲：「逞侈心，窮人欲，焉得國不敗亡！」昔人有詩為證：紫泉宮殿鎖煙霞，欲把蕪城作帝家。

玉璽不緣歸日角，錦帆應是到天涯。

於今腐草無螢火，終古垂楊有暮鴉。

地下若逢陳後主，豈宜重問後庭花。

秦王吩咐，撤去端門樓，焚燒乾陽殿，毀了則天門，廢了諸道場。令溫大雅、姜謨帶領刀斧手，洗蕩宮院。

襄陽炮似雷鳴三軍吶喊，午門摧宮殿倒擁入皇城。

戰馬踏白玉階微雲靄靄，六軍行黃金殿殺氣昏昏。

龍書案將掀翻推殘玉硯，九龍床軍擠倒風椅沾塵。

槍刺透紅椒壁驚逃采女，箭射倒龍鳳閣嚇走妃嬪。

玉榻上帶花人忙丟錦翠，紗窗下挑繡女撒了金針。

穿六院倒牙廚綾羅緞錦，入三宮翻簾籠珠翠金銀。

斧劈碎象牙床珊瑚鴛枕，錘打殘貓金桌白玉花瓶。

龍架倒撒瑯瑯金盆墜地，玉欄橫金鎖斷走了麒麟。

萬歲山御花園縱橫馬走，牡丹亭茶■架繚繞軍行。

殺一遍燒一翻桑田變海，滅一邦興一國數定前生。

洗蕩了宮院，把金銀珠寶物，綾錦緞帛，盡數解到秦王駕前。安撫已畢，秦王傳令各營將士，起兵回長安去。著屈突通、劉政會，守備河南地方不題。東鄭為君已四秋，兵連五國一齊休。